

琥珀

经典文丛

签名印章典藏版

祥子

骆驼

不说谎的人

老舍 / 著

老舍小说精选

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老舍小说精选

骆驼祥子

不说谎的人

老舍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骆驼祥子·不说谎的人 / 老舍著.
成都:巴蜀书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5531-0382-2

I. ①骆…

II. ①老…

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现代

IV. ①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8876 号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: 罗小洁

责任编辑: 罗小洁 童际鹏

助理编辑: 张晓郁 肖静

封面设计: ◆ 棱角视觉 7#1
010
4402
ANGULAR VISION | 1921

媒体运营: 张坚 严晶晶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	电话: (028) 86259397
地 址:	成都市槐树街 2 号	邮编: 610031
网 址:	www.bsbook.com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-58678881	传真: 010-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	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	1/32	印张: 11.375
版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268 千字		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1936 年老舍创作《骆驼祥子》时摄于青岛。

你可倒好！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頭啊！她的嗓門很高，和平日在車廠與車夫們吵嘴時一樣。說出這兩句來，她臉^上的笑意一點也沒有了，忽然的彷彿感到一種羞愧與下賤，她咬上了嘴唇。

別嚷！祥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唇上，爆裂出這兩個字，音很小，可是極有力。

哼！我纔怕呢！她惡意的笑了，可是不由她自己似的把聲音稍放低了些。怨不得你躲着我呢，最慘這兒有個小妖精似的小老媽兒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藝，別看傻大黑粗的，鞭子拔烟袋，不像個兒！她的聲音又高了起來。

別嚷！祥子唯恐怕高媽在門裡偷着說話兒。別嚷！這兒！他一邊說一邊往馬路上走。

祥子幾乎沒有力量邁出大門坎。昏頭打腦的，腳還在門坎內，借着街上的燈光，已看見了劉姑娘。她的臉上大概又擦了粉，被灯光照得顯出点灰綠色，像黑枯了的楸葉上掛着層霜。祥子真不敢正眼看她。

虎妞臉上的神情很複雜：眼中帶出些渴望，看到他的光兒，嘴角可是張着点，露出点冷笑，鼻子縱起些紋縷，摺疊着。些不屑与急切，眉稜着，在一臉的怪粉上顯出妖媚而霸道。看見祥子出來，她的嘴唇撇了撇嘴，臉上的各種神情一時找不到個適當的歸束。她嚙了口吐沫，把複雜的神氣与情感似乎鎮押下去，^甚拿出点由劉四爺得來的外場勁兒，半惱半笑，佯裝不在乎的樣子打了句哈：



日本の經濟學	實子 撰	實子 校
日本の産業	實子 撰	實子 校
日本風土志と彫刻家	林 庚 撰	實子 校
日本婦人	鎌倉川 撰	實子 校
日本の女子學生	金澤潤 撰	實子 校
我が日の東京	仙上 撰	實子 校
現代河東	實子 撰	實子 校
日本明治大正正書畫	實子 撰	實子 校
留日十年	實子 撰	實子 校
說書旬語	實子 撰	實子 校
正名	實子 撰	實子 校
駢語類	實子 撰	實子 校
北伐雄次全編	實子 撰	實子 校
別冊	實子 撰	實子 校

[illegible]

宇宙風

第二十五期目錄 (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版)

知堂先生遊影及手札

日本興業銀行
日本人特權上

日本民族史——三神傳説

食味別

1998年1月1日

關於日本人對於中國之

廣東省

010-62675178

馬克與滑輪

田中律子

日本の保健問題

日本の南進

日本農業新聞

日本の男與女

我的日本房東……

... ..

謝世

說幾句話……

正書院

... (continued)

1997年12月15日

[illegible]

附本刊十三至二十四期總目錄

駱駝祥子（長篇小説）

老舍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录了老舍代表作《骆驼祥子》，以及老舍在 1933 到 1943 年写就的精彩的中短篇小说。

老舍的创作，凝聚了他对北京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反省，以及对市民社会深入细致的观察。从人力车夫的奋斗（《骆驼祥子》）、弱女子的挣扎（《月牙儿》《微神》）、到胡同大院的生活和爱情（《买彩票》《有声电影》《热包子》）、从末世英雄的孤傲隐忍（《断魂枪》），官场中人的虚伪懦弱（《不说谎的人》《且说屋里》，到新式知识分子与腐败官僚的对抗（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），老舍写尽社会百态、人生悲喜，善意的讽刺里带着真挚的悲悯。与鲁迅等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叙事立场不同，老舍的立场更多带着平民知识分子色彩，他刚强而随和、朴素而文雅；小说语言幽默、温和、真诚、义气，蕴含着崇高与朴素自然融合的审美特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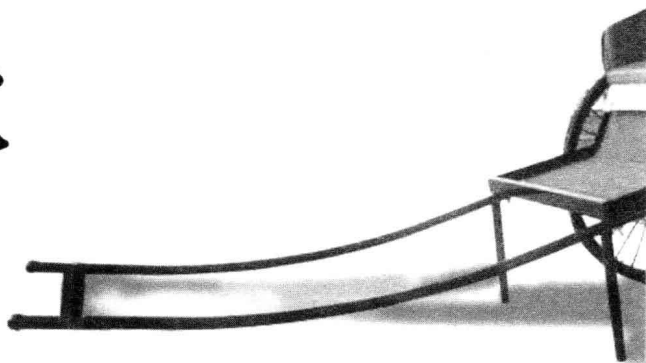
说 明

老舍的文章，有部分用字反映了当时或老舍本人的用字（以及标点）习惯，与现在常用字不同。如“较比”现作“比较”，“作工”现作“做工”，“跌交”现作“摔跤”，“含忽”现作“含糊”，“楞着”现作“愣着”等。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中，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没有现今的区分方法。

我国的语言文字法规定，“有特殊情形的，如出版教学、研究等需要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的，可以保留使用。”为了保留老舍作品的原貌，本书保留这部分异形字（词）和标点的原有写法，特此说明。

骆驼祥子

不说谎的人



目录

- 骆驼祥子 / 001
- 断魂枪 / 207
- 马裤先生 / 215
- 善人 / 221
- 老字号 / 227
- 微神 / 234
- 黑白李 / 246
- 月牙儿 / 260
- 且说屋里 / 288
- 热包子 / 304
- 有声电影 / 308
- 买彩票 / 312
- 不说谎的人 / 314
- 不成问题的问题 / 321

骆驼祥子

—

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，不是骆驼，因为“骆驼”只是个外号；那么，我们就先说祥子，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，也就算了。

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：年轻力壮，腿脚灵利的，讲究赁①漂亮的车，拉“整天儿”，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；拉出车来，在固定的“车口”②或宅门一放，专等坐快车的主儿；弄好了，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；碰巧了，也许白耗一天，连“车份儿”也没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：或是拉包车；或是自己买上辆车，有了自己的车，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，反正车是自己的。

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，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，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，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；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。这派的车夫，也许拉“整天”，也许拉“半天”。在后者的情形下，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，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

① 赁：租。

② 车口：停车的地方。

“拉晚儿”^①。夜间，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；钱自然也多挣一些。

年纪在四十以上，二十以下的，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。他们的车破，又不敢“拉晚儿”，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，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，拉出“车份儿”和自己的嚼谷^②。他们的车破，跑得慢，所以得多走路，少要钱。到瓜市，果市，菜市，去拉货物，都是他们；钱少，可是无须快跑呢。

在这里，二十岁以下的——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——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，因为在幼年受了伤，很难健壮起来。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，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。那四十以上的人，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，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，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的。他们的拉车姿式，讲价时的随机应变，走路的抄近绕远，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，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。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，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。不过，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，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。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，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，才抄起车把来的。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，把本钱吃光的小贩，或是失业的工匠，到了卖无可卖，当无可当的时候，咬着牙，含着泪，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。这些人，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，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。没有力气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朋友，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。他们拉最破的车，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；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，虽

① 拉晚儿：特指人力车夫夜间出车，一般为下午四点直到天亮之前。

② 嚼谷：指生活费；口粮。

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。

此外，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，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。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，燕京，清华，较比方便；同样，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，北苑；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……这是跑长趟的，不愿拉零座；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，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。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，这些专拉洋买卖的^①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，颐和园或西山。气长也还算小事，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，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，他们会说外国话。英国兵，法国兵，所说的万寿山，雍和宫，“八大胡同”，他们都晓得。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，不传授给别人。他们的跑法也特别，四六步儿不快不慢，低着头，目不旁视的，贴着马路边儿走，带出与世无争，而自有专长的神气。因为拉着洋人，他们可以不穿号坎，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，白的或黑的裤子，裤筒特别肥，脚腕上系着细带；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；干净，利落，神气。一见这样的服装，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，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。

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，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，就像说——我们希望——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。祥子，在与“骆驼”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，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，这就是说，他是属于年轻力壮，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：自己的车，自己的生活，都在自己手里，高等车夫。

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年，二年，至少有三四年；一滴汗，两滴汗，不知道多少万滴汗，才挣出那辆车。从风里雨里的咬牙，从饭里茶里的自苦，才赚出那辆车。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

① 从前东交民巷为使馆区，拉洋买卖的人力车夫必经之地。

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，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。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，他从早到晚，由东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；他没有自己。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，他的眼并没有花，心并没有乱，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，可以使他自由，独立，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。有了自己的车，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的气，也无须敷衍别人；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，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。

他不怕吃苦，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，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。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，或多受着点教育，他一定不会落在“胶皮团”^①里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，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。不幸，他必须拉洋车；好，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。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。生长在乡间，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，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。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，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。可是，不久他就看出来，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；作别的苦工，收入是有限的；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。自然，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，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，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。想了一想，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：他有力气，年纪正轻；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，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。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，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，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，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，然后去赁辆新车，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，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，即使是三四年，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，顶漂亮的车！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，他

① 胶皮团：指拉人力车的行当。

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，绝不是梦想！

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；二十来的岁，他已经很大很高，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，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——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。看着那高等的车夫，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^①去，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，与直硬的背；扭头看看自己的肩，多么宽，多么威严！杀好了腰，再穿上肥腿的白裤，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，露出那对“出号”的大脚！是的，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；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。

他没有什么模样，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。头不很大，圆眼，肉鼻子，两条眉很短很粗，头上永远剃得发亮。腮上没有多余的肉，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^②粗；脸上永远红扑扑的，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——小时候在树下睡觉，被驴啃了一口。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，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，都那么结实硬棒；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，只要硬棒就好。是的，到城里以后，他还能头朝下，倒着立半天。这样立着，他觉得，他就很像一棵树，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。

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，坚壮，沉默，而又有生气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有些心眼，但不好向别人讲论。在洋车夫里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，“车口儿”上，小茶馆中，大杂院里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，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，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。祥子是乡下人，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；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，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，所以也不

① 杀进腰：指把腰勒得细一些。

② 一边儿：一般，同样。

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。他的事他知道，不喜欢和别人讨论。因为嘴常闲着，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，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。只要他的主意打定，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；假若走不通的话，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，咬着牙，好似咬着自己的心！

他决定去拉车，就拉车去了。赁了辆破车，他先练练腿。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。第二天的生意不错，可是躺了两天，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来。他忍受着，不管是怎样的疼痛。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。非过了这一关，他不能放胆的去跑。

脚好了之后，他敢跑了。这使他非常的痛快，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：地名他很熟习，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，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。拉车的方法，以他干过的那些推，拉，扛，挑的经验来领会，也不算十分难。况且他有他的主意：多留神，少争胜，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。至于讲价争座，他的嘴慢气盛，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。知道这个短处，他干脆不大到“车口儿”上去；哪里没车，他放在哪里。在这僻静的地点，他可以从容的讲价，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，只说声：“坐上吧，瞧着给！”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，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，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，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。即使人们疑心，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，大概不认识路，所以讲不出价钱来。及至人们问到，“认识呀？”他就又像装傻，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，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。

两三个星期的工夫，他把腿溜出来了。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。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。那撇着脚，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，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。那头低得很深，双脚蹭地，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，而颇有跑的表示的，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。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

法：胸向内含，度数很深；腿抬得很高；一走一探头；这样，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，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；他们仗着“作派”去维持自己的尊严。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。他的腿长步大，腰里非常的稳，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，步步都有些伸缩，车把不动，使座儿觉到安全，舒服。说站住，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，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，就站住了；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。脊背微俯，双手松松拢住车把，他活动，利落，准确；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，快而没有危险。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，这也得算很名贵的。

他换了新车。从一换车那天，他就打听明白了，像他赁的那辆——弓子软，铜活地道，雨布大帘，双灯，细脖大铜喇叭——值一百出头；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，一百元便可以打住。大概的说吧，他只要有一百块钱，就能弄一辆车。猛然一想，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，一百元就是一千天，一千天！把一千天堆到一块，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。但是，他下了决心，一千天，一万天也好，他得买车！第一步他应当，他想好了，去拉包车。遇上交际多，饭局多的主儿^①，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，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。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，也许是三头五块的，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！这样，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。他不吃烟，不喝酒，不赌钱，没有任何嗜好，没有家庭的累赘，只要他自己肯咬牙，事儿就没有个不成。他对自己起下了誓，一年半的工夫，他——祥子——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！是现打的，不要旧车见过新的。

他真拉上了包月。可是，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。不错，他确是咬了牙，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。包车确是拉上

① 主儿：指人力车的顾客，雇主。